

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過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墾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今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二筆卷第四

容齋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今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二筆卷第四

容齋二筆卷第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
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
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
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
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爲葬壟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
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
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
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
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鼂錯曰秦發卒戍
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親踈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

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武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
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
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
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
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
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
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
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
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網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
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
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

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隨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

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
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
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
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
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
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
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
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
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
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赫甌山上元間
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
虛耗海內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
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王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王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
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
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
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
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
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仝集中有

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
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畔花
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
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
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

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
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
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
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
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
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
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
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大
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

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
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
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
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
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
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
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
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勲皆三班
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

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凡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

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逸老相勸酒開顏俱飛
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
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
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
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

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卜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

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取

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

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
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
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
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
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
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
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
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
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
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
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
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凡得官
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
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

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夏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迯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

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吕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

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

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
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
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
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
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
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
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
公廣王公龔揚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
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
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
公爲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
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
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
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
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
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

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爾東望少城之句今人
於他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二筆卷第五

答齋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

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
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
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
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
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
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
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
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
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
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
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
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
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請廷尉嘉對
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
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
以光爲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

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
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
協媚王莽爲漢蝨蠹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
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
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
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
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

以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
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
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
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
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
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中使詰
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爲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緘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子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子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徃反再三訖不得已回

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

論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

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

等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孱功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儻爲速孱以耦爲匹以仇爲速其不同如此而儻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儻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耨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夤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天地網緼爲天地壹壺繻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晉巽爲臯艮爲臯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

為窳音塞也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也諛問在後之

侗為在夏后之詞尚不思于凶德為上不替峙

乃糗糧為餼糧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

負求至于屬婦為嫗婦嫗音鄒有疾弗豫為有

疾不念我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論言為彘彘巧

言又園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擻

及以相陵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

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禱新臺有泚為

有泚焉得諼草為安得憲艸墻有茨為有薺棘

人欒欒為欒欒江之永矣為美矣得此戚施為

醜黷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伾伾俟俟

嘽嘽駱馬為疹疹赤舄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

慳音民之方殿屎為方吟呶混夷駮矣為犬夷咽

矣陶復陶穴為陶復地室其會如林為其旌國

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蒺蒺論語荷蕢為

荷史褻裘為結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

源而來為諛諛音願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切左

傳危涼為恠涼芟夷為發音夷圭竇為圭竇澤

之在蒲爲澤之目籩禁苑也衷甸兩牡爲中佃一
轅楠柎藉幹爲楠部薦榦公羊闐然爲覲然覲失
冉切暫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爲侏飯不及一食
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
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
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爲仁君然亦非好殺卿
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爲之竊嘗原其說亞

夫之爲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
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
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
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
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
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
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
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
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

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生貳於虢

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虢公政而取溫之麥
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
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
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
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
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
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
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
杜云鄭莊賢書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
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
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
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
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
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
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
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
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
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
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
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

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
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
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
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
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
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予謂
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
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
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
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
王怵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
行之事耳至於爲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
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
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
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
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爲太守郡掾
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
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
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
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

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
不忠大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
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
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
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
爲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在刺舉
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
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
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
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
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
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
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

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
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
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
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
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
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
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
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
况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則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
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
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
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
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

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眛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
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
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
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
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
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二筆卷第六

容齋二筆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
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
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
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
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
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
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眛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
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
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
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
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
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二筆卷第六

容齋二筆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
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
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
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
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
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
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爲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爲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爲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爲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爾

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
所書也高誘作鴻列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
乃云一尺緇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殊爲一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
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
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
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
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爲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
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
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玉帛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衡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土生午爲

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
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
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
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
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
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
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
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
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

前聞也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
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
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然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
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
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
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佞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敘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臯

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密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據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

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
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鷹犬者殆
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為宮市然則未嘗能絕
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
者今狄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
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

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
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
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
應節也後訛為箜篌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
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
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
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

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

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樂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